Shen Bin

一座水泥桥，自带2000年的密码

沈　彬
专栏作家
Columnist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前两天在成都旅游，导游要求在一个叫“万里船头”的地方集合。所谓“万里船头”是一幢仿造成巨轮的建筑，建筑有些年头了，每一层都是经营得不怎么样的饭店。集合的地方就在这栋建筑的“船头”。看了一眼路牌“南浦东路”，旁边的桥叫“万里桥”。

“南浦”“万里”，这几个词摆在一起似乎有些熟悉，努力在大脑深处打捞——“西川白雪三城戍，南浦清江万里桥”，当我背出这句诗时，突然兴奋了起来，原来眼前闹哄哄的旅游集合点就是老杜《野望》里的“南浦清江万里桥”。

桥边立着一块牌子，介绍这座非常有历史的桥，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，费祎叹曰：“万里之行，始于此桥。”于是有了“万里桥”，有了被杜甫写进诗里的“万里桥西一草堂”，2000年来它一直是成都的交通枢纽，被称为南门桥。

历史的场景是一个巨大的文学母题。

如今这座高架下的普通的水泥桥，看不出一点古迹的样子。但这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场景，诸葛亮来过这里，杜甫来过这里，刘禹锡来过这里……我变得激动了起来。

旅游时我非常喜欢这种“历史在场感”，物换星移，人世代谢，沧海桑田，故垒萧索——或许很多我们远赴千里要去凭吊、瞻仰的，只是一堆钢筋水泥做的簇新的建筑，刻薄地算一下，这些“历史建筑”甚至比自己都年轻。但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它们已经被写进了教科书，已经刻进了中华民族文化DNA里。他们是黄鹤楼、廿四桥、长干巷、下马陵、金谷园……

那些曾经巍峨的建筑，毁了建，建了毁，被雷击，被兵燹，被浩劫，毁于胜利者的傲慢，毁于报复者的偏执。宫殿没了，还有础柱，础柱没了，还有夯土，夯土没了，还有零星的碎瓦，碎瓦都没了，只剩下孤零零的地名，但他们活在诗里，活在文献里，活在小学生必背的课文里。

就像万里桥那样，它把自己打扮成一座普通的水泥桥，只留下若干个密码，让有心人去寻找、惊喜、赞叹。它的西边不远处就是武侯祠，再沿着这条河——“南浦”（现在叫南河），溯水而上就是“留连戏蝶时时舞”的浣花溪，就是“卷我屋上三层茅”的杜甫草堂，再往上走就是都江堰、玉垒山，杜甫在自己的诗句里面安排了一串又一串的密码，等你去破解、打卡。

成都几千年没有改变城址，留下了太多时间和空间重叠，就摆在那里，让人去探寻、品味、凭吊。

我曾经去过镇江的北固山，也是一个历史场景的堆叠之处。辛弃疾在北固山上写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”。在北固山南面不到1公里的地方，就是刘裕曾经居住的寿丘山，如今这里只是镇江市区里的“寻常巷陌”。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叫梦溪。有个人叫沈括，在这里建了一个园子，叫梦溪园。

北固山的南面，孙权建了铁瓮城，这里发生了刘备招亲的故事，但是，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其实是后建的，与刘备招亲没有关系。

我渐渐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专门有一种诗的题材叫怀古，因为历史的场景是一个巨大的文学母题，我们在评说古人，也是在关照自己。我们在谈论历史，也是在言说自己的未来。

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区并不大，永远在拆了建、建了拆的往复循环当中，真正的古迹确实很难保存下来，但是相应的位置却往往不会有大的改变，就像万里桥还是成都的交通枢纽。那些伟大的名字就是在你脚下这片不起眼的地方生活奔忙，上演着流连酒肆、骚人唱和、金戈铁马的故事。